耻心自此遂亡故絕其氏以示義示義而不悛則有絕之而已故莊毋伋妻義達于天下國家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名也公穀曰吾之命大夫是也劉敞曰魯之孤故稱逆說左氏者以爲單地伯爵天子之卿也故稱逆今胡子則公谷之遺說也姓苑成王少子臻封于單鄭漁仲則云成王封蔑于單邑以爲氏周世卿單子之族以天子命仕魯耳伯名非字也按魯有單

父故單伯魯大夫必以爲單子之族臆說也莊十四年單伯嘗會齊桓伐宋冬嘗會四國于鄄矣傳曰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則單伯者請諸周而周所遣非天子之卿乎曰齊奉王命徵師而單伯行非周遣之也又十五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亦以内辭書之王臣獨有單子无單伯單子見諸經成襄之年可考也然則單伯之逆禮乎天子置館同姓主之者必躬至京師受命焉無敢代行否則内

諸侯主之也其諸侯親逆者有故不能越疆則使卿往而主嫁者以姑姊妹嫁大國之禮上卿送之可也今魯不親受命不親迎其卿又不代行主婚之臣逆至巳國久而後授之疑于非禮乃其忘讎輕喪則傳義備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館王姬于廟禮也于是齊侯要魯爲築館于外而後親迎也齊侯有所忌于魯不敢以親迎接于廟也王

姬以夏至魯而秋方改築齊人之情見矣其曰在喪
故改築為之辭者云爾然其義則傳備矣白虎通以
館為觀云築觀尊之築之禮于外非禮豈不字義俱
乖哉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弟杵臼嗣是為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榮公采邑杜云鞏縣西榮鑄澗盖周畿內地也後

子故列于三桓其後卒謚共爲共仲後凡舉謚加字
如僖伯成季倣此不稱兄稱公子以爲卿也課其生
年未踰弱冠以兄故而爲卿匪公選矣國而曰伐於
餘丘杜謂小國孫明復羅泌路史以爲魯附庸國今
鄒縣古南平陽也南界邾瑕慶父早得兵權以其通
邾故伐之也其義胡氏備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禮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或曰由

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王昏修服非禮也杜元凱謂内女見其文而已或曰外祖母春秋有志外祖母之喪者乎十一年王姬亦歸于齊比内女何不録其終乎趙企明曰王姬歸齊八月而卒死之善惡不可得而詳也齊内不安疑魯問其故而赴之赴之而夫人遂會于禚是誠可疑矣不然王姬卒常事何以書哉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又有無君之心焉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乃葬也會葬不書其人慢也自是魯成弔晉景定王不葬魯襄送楚康靈王不葬矣春秋豈徒志葬哉穀梁傳曰或曰卻尸以求諸侯舉天下而葬一人危不得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之弟季字也入酅辭酅今臨淄縣東界古東安平紀西鄙接齊臨淄者季以酅事齊諸侯五廟以存姑姊妹紀侯意也齊必欲盡得紀地季雖以地下敵齊猶難之見齊之貪也或曰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

冬公次于滑

次止舍之名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矣蓋無戍事則書之滑今大名府滑縣是杜氏所言陳留

襄邑西北地然則是衛南鄙非鄭地矣若滑國則自都費在河南緱氏縣左氏傳曰謀紀鄭伯辭以難厲公之失國魯豈不知而欲與共事且紀本魯東北而滑在魯西南何爲次滑以謀之哉必探齊以定朔不言所俟齊將期諸侯非魯所得知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兩君相見則設享禮于廟中享太牢以飲賓耳夫人也而用之

又于魯地豈非行其私耶

三月紀伯姬卒

何劭公曰天子諸侯絕朞大夫絕緦天子惟女之適

二王後者諸侯惟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伸故卒

之內女卒日伯姬不日國將亡禮不備也宣公以後

政在權臣凡魯君嫁女皆不得專而贈送之禮日益

以薄春秋遂不錄其事矣惟送共姬以賢而書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趙子常曰鄭要陳遇齊請存紀社稷然突方居櫟豈能謀紀高抑崇言齊結陳鄭之懽恐其救紀夫齊何畏于陳鄭陳鄭又去紀最遠亦何能救紀者而至于宋衛之間爲遇哉此疑鄭突求釋援紀之怨于齊假陳以爲介紹也垂曹地見隱

八年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往年分酅與季紀國猶在紀入齊爲附庸得

尚未滅又一証也若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去而不
存則胡氏備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孫明復曰甚齊侯之詐也胡氏曰葬伯姬似仁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劉原父曰齊人齊之微者也其言公及之非公之去
南面而就齊將下與微者狩也自公穀以人爲齊君

辛士隆遂以君會非微者齊將伐衛意者人其所選之徒與乃若忘親釋怨則不必諱齊侯然後為貶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書時者歷時而返不書地次止无常也

秋郳黎來來朝

郳曹姓出自邾始封君挾之後挾七世孫夷父顏有功于周封其次子友于郳為附庸國今滕嶧二縣界

是杜疏及輿地廣記所云古邑處及承地胡氏謂夷地附庸者非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穀梁傳黎來微國未爵命之君是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齊襄公欲納朔也齊宋陳蔡皆以微者往而魯莊公獨親行者蓋公爲齊甥而又善射故襄公特以其事託之也逆王命黨有罪據事直書而義自見不

待人他國之君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此微者從其班故稱人稱字者所謂修春秋之特筆也季氏指突王子之名與王子虎王子瑕同元士行文稱人即曰王子矣又可以列從元士乎謂衍文稱人則非也五國伐衛以納朔子突救衛欲固黔牟而拒朔也此春秋書救之始陳則通曰伯圖未興王室尚有可為之幾子突救衛善于投幾矣而沮之者齊

諸兒之罪也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李明徳曰凡已絶而復者例應書復衛朔之入不稱復者陳君舉以爲未得國也則衛侯鄭之再歸其國已得而不稱復不可通矣劉原父以爲不與復也則衛侯衎之歸義非可與而稱復不可通矣至于魚石欒盈之復入義例皆有不合故胡康侯于鄭忽復歸之下特發一例曰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可也大

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是不以復爲紀實之辭而聖人可以抑揚其間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也不知朔之出奔衛人實未立君所謂公子黔牟者必洩職以之權攝國事而實制于二卿者也夫衛君既未立則朔位固尚存也豈得同于已絶而復之例哉此其所以不稱復也然則何以稱入乎洩職拒之于内則其入難矣五國同伐取俘先還實不成乎納朔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辛卯者杜長歷以爲五日夜謂辛卯之壬辰夜中辛卯壬辰之交恒星經星常宿以時列見者星之光魄隕者衆多氣消散也張主一曰王運將終伯統方作

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地盡矣王簡棲謂釋氏于是生王伯厚以長歷先瑞應經三日指爲傳會不知春秋言孚其隕也瑞應言孚其出也陋者之附會亦真不參考其異同也哉

秋大水

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今東平州東阿縣南二十里古濟北齊地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元凱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孔穎達氏曰賈逵及説穀梁者皆曰陳蔡欲伐魯故

待之然陳蔡于魯境絶路遥春秋以來未嘗搆怨穀

梁家云伐魯不知所由郕濟西近國何休服虔亦言

欲共伐郕郎本今魚臺單父宋地近濟伐郕故俟之

於此是也

甲午治兵

胡氏曰此治兵于郎也譏黷武胡氏之義備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郕小國介魯衛閒隠五年衛入之十年齊鄭以其黨衛又伐之莊公五年會齊宋陳蔡伐衛而取其俘于齊因欲益孤衛黨故期陳蔡伐之而二國以遠不至乃約齊師圍所與同利之國也莊公素聽齊襄之命故郕降齊魯師不敢爭功書郕降于齊師見圍郕本魯志而不能服也

秋師還

郕在濮州雷澤東南距魯可三百里間耳夏䲜圍而秋師還久不收矣胡子曰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歷三時而後還不稱公重衆也然五年冬莊公伐衛納朔上抗王命其師至六年秋始還而經以公至爲文何以不重衆乎趙子常求而不得乃曰諱公爲仇人役變公而稱師然四年及齊狩禚則稱公九年伐齊納糾樹仇人之弟則稱公何以不諱乎比事以觀二氏

者皆不達矣獨趙伯循詳據經文曰當緣告廟故書

木訥趙氏以爲無功而返何辭告廟則伯循之言益

暢矣葢斯役也公耻而廢策勲飲至之禮春秋據實

而書美惡自見以爲重師諱仇豈經義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公孫也不曰公孫未命也寵愛親屬而不急于

尊賢胡氏是或一道已與糾爭而小白立弑君者連

稱管至父而專罪無知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

二子矣春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弒齊襄無知與聞故者也經世書曰無知以葵丘之戍卒入弒是情實之論也夫苟以爲利則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矣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盟不月爲異也大夫何以不名非一人也蔇孫明復曰齊地杜以爲繒北蔇亭則今嶧縣北距魯三百里

殺不地于魯也嗣君在喪曰子糾僖之子諸兒弟也
而稱之子者君父一道魯人以子治之也糾魯出小
白衛出據荀卿史記謂糾兄者誤也禮庶均以長者
趙子常顧曰魯女班貴貴昌據乎諸侯無二嫡以其
媵之先後少長班容知魯女先媵貴于衛乎然公穀
經納糾不書子殺糾乃稱子胡子以爲糾不當立取
以爲証而公穀自以桓公爲簒義旨不同荀卿傳公
穀之學遂曰桓公殺兄矣獨薄昭與淮南書言桓公

殺弟考經文良是而公穀之傳經自失之也葢蒞盟齊大夫然後伐而納之則糾必國人所不與者小白繫齊稱入見國逆之情則小白本兄明矣以爲後事不得蒙前事故更端而繫之齊者非也春秋名實之書據實書之而得失自見者也納而書糾以其不當納是時魯人以亡公子納糾計未定也既小白入而見拒魯人思正名以需事會固人心于是因盟蒞之後又以嗣君在喪之名假之其積慮益巧矣故公穀

也穀梁以遷亡辭然則宋當坐滅人宿不能死社稷當絶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趙子常曰外次不書據襄元年晉侯衛侯次于滅之類是也必有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桓公既得國既圖伯宋既從次當服魯魯未服于是見伐春秋没其伐我而即之次特書之則有關于天下之故是矣然則胡氏謂深入報復非其情也伯圖難集是故齊次郎楚次厥貉殆難

夫不名尊齊侯亦非也宋齊之近國魯衛曹不至宋陳蔡邾止以微者來圖伯固難矣或曰王風至莊王絕筆僖王立桓公伯皆是年也世運升降之機也可忽哉

夏六月齊人滅遂

衆曰師微曰人齊自滅譚之後管仲以制用兵舍救邢無有大夫將而用大師者趙企明獨曰楚滅蔡凌中夏聖人將許齊圖伯故權以予之而稱師北杏之

會伯業成矣不能安靖諸侯怙强因過而滅小國聖
人復貶而稱人前予今奪是何言哉此罪繫于滅而
不係于書將書人也遂子爵舜後國今濟南府肥城
縣南界古濟北蛇丘北近齊而南界于魯讙田東北
金履祥謂魯附庸或然也其西南鄰曹衛二國不會
北杏故齊滅遂以威之滅國不書君奔不書以歸或
國無君抑君匿不知所終耳公羊善其上下同力則
春秋何不録之乎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魯命大夫陳曹魯皆與宋鄭齊桓爲是發其兵不以勞遠人也于是齊以王命徵師而單伯行三國之兵未旋猶及于伐故不再舉三國與翬復會四國伐鄭異矣溥伐踰時修文告以待其服齊兵亦不迫也哉

秋七月荆入蔡

蔡侯在楚而蔡人會齊侯于北杏荆所以入蔡也蔡

者中國之要樞楚不得蔡則楚不能以北向楚葢未
嘗一日忘蔡也豈必息嬀之繩哉楚强甚矣而中國
之勢未合蔡遂復從于楚自是終桓之世不與中國
會盟此諸侯會大夫之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惠鄭伯厲會于鄄

鄄衛地今濮州于是齊始自以方伯之禮會諸侯北

杏諸國猶以大夫行耳謂冬單伯而春以伯禮會非也事不經見亦詎知單伯爲周所遣哉趙企明謂再會懼諸侯之離齊伯當在十六年幽之盟趙子常謂與齊以伯于是始亦非也葢二十七年盟幽之後王使召伯錫齊侯命耳故曰鄄齊侯自以方伯之禮會諸侯也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之會齊伯畧定矣伯政不煩諸侯故陳蔡曹郲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趙子

不爲叛服盟則不同周禮殷見曰同以施于天下之政王十二歲一巡狩諸侯會于方岳之下設方明焉王乘龍旗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諸侯因同盟于下下方伯臨之以一諸侯尊天子是以爲同盟也幽之會王雖不在而桓公假殷同之禮行之故歷十二年而再盟于幽是桓以方伯自處矣幽宋地齊伯賴宋也盖自是無特相盟者而滑滕諸小國不復與齊會盟使附大國終春秋焉惟以事見誅責及不欲

以伯令名也公羊以詹佞人趙氏定爲蔡仲之黨是也左氏執詹以鄭不朝豈有冬方會而春遂責其不朝耶其後逃而歸魯益知詹得罪于鄭宜執者也其失特以其不歸京師耳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先言詹蓋最貴矣豈至是歸爲卿耶趙氏謂詹今去族爲罪不詳于始終矣

夏齊人殲于遂

齊以自殲爲文仲遂人之復仇而桓公以不仁見報

義並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見齊之始伯魯猶懷疑故逃來相托書自齊逃來罪魯不當叛齊以爲逋逃主也然伯國新令亦必有不即乎人心者矣其不及子服惠伯從惠之請而逃義茍免則胡氏義備矣

冬多麋

十有八年周僖王十七年崩孫惠王十八年立

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書鄆

者明出境得專之非輕以失人也内大夫叅盟諸侯

月而不月者魯背結之約故異之也季氏謂桓公降

志招魯知結老臣送媵遠與宋公過從能委曲睦鄰

矣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在鄄之師也結盟欲緩師而公不從故卒見伐也

自桓之中年王室無聘魯者於是祭叔私相爲好也

夏公如齊觀社

自穀梁有尸女之言而後程子疑于昏議既親納幣矣又何疑哉此齊致公欲以蒐威公也襄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葢齊俗誇詐之習故曹劌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齊以社誇而後魯以楹旋故曰齊一變至于魯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荆稱人楚大夫猶稱人也荆始聘未能成禮不廟受
故不稱君不言使自公穀以爲稱人進之故康侯
曰稱人進之啖助曰若書荆來聘則似舉來聘故加
人字以成文無他義也言者演之云荆楚入蔡伐鄭
勢逼患滋至藉聘問以窺中國尤聖人所深憂也明
堂國門之位周禮荒服世見之儀在夷狄則退之矣
劉原父曰州國氏名字爵之别皆進退人君也如之
何移用于其臣乎稱人者即其大夫之詞可謂犂然

于名實之間而春秋之不與荆益明矣然原文亦豈知春秋之治名實本無所進退哉

公及齊侯遇于穀

魯雖納幣而齊女方待年于是齊桓約公至于齊地以遇禮會盖以相結也

蕭叔朝公

蕭子姓國今徐州蕭縣宋之附庸叔其字也附庸三十里以上者稱字時齊侯在穀蕭君來朝伯主因得朝

曹莊公卒庶子赤逐其嫡子覊而立是爲僖公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孫氏以爲齊地然則杜氏云鄭扈者名偶同耳鄭扈于齊魯皆遠畧無緣盟于是也趙子常曰齊侯恐公志在得妻而不在于從伯故盟防而后許之納幣遇穀而後許之請期盟扈而后許之逆女齊不得魯則諸侯不親自長勺乘丘以來委曲調度十有餘年而卒致公于盟會桓公庶幾有伯者之度矣桓盟不

先至者葢謂欲有所調乎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傳曰其言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氏曰約遠媵妾也杜元凱曰葢以孟任故入不從公胡氏以為失夫婦之正是矣然習穀梁以為宗廟不受矣夫桓宮之丹刻其意豈以為不可受哉季氏謂大夫不欲受彼方且圖以僭覬又誰不欲哉入之意公羊得之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書戊寅志速也何休稱爲郊迎明日之禮非也而胡氏從之夫婦人三月廟見而後成婦未廟見豈得見羣臣哉宗婦者同姓大夫之婦張元德曰夫人至大夫見于宗廟婦見于內禮也今未至宗廟而大夫與婦同見于內則爲私禮矣故以覿言劉原父曰公事見私事覿是矣夫人之始入而可以修其私哉準士相見禮大夫始見于君執贄夫人與君同尊有見小

君之禮其執大夫當用羔鴈用幣惟附庸孤卿耳若
大夫用幣則僭非禮况婦女本以棗栗腶脩告虔者
乎穀梁引禮大夫不見夫人趙企明遂譏男女俱見
夫御孫以並覿同贄失男女之别者非譏其覿贄以
為並同之不可也胡氏傳義是矣

大水

冬戎侵曹

據傳隱九年北戎侵鄭桓六年北戎伐齊皆以無伯

不書自齊桓作而後凡其為列國患者始悉書之孔子嘆管仲之仁謂民受其賜此其志也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此踰年矣則其名之何羈雖嫡長而衆莫戴杜以微弱不能自定得其辭不得其意矣不能自定者人豈君之哉此必曹大夫挾以令人實未常立故以其名赴耳赤出于戎女故戎自其國挾之侵曹曹遂逐出羈迎赤耳不書納非納也曹之臣子有餘罪焉是時

神不明禮意故孔氏譏鼓社又用牲也然則用幣禮乎曰聞有陳救日月之弓矢矣未聞以幣從事者也此日而徽不助一陽而惟陰之求是尚爲知類乎如主威之不震或以幣請諸權臣曰姑輯斂乎而不正言攻之不可以明禮矣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也不書逆卿往逆君親受之境上者正也逆者非卿則名姓不登于策書歸以志其失有如

冬公子友如陳

此内大夫出聘之始莊公母弟不稱弟相殺害則以示義嘉好之事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杜氏謂仍舊史之文然舊史曷爲異文哉杜不知爲卿則稱公子也不然則齊年鄭語衛黑皆屬嘉好也奚獨稱弟哉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故使之往報女叔季氏嘗言之予謂友既母弟同出文姜曷爲又舉陳哉凡内外朝聘皆言如未成禮之詞或曰存周禮

也謂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非也此殺非一人之詞
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天子所置凡卿大夫之獄大司
寇以邦法斷之諸侯不得專殺也陳君舉曰莊公卒
有戎難羈出奔陳赤于是簒曹而殺其大夫則必不
義其君者曹以討罪告故稱國經不以君臣之禮治
之故不名然赤入至是再踰年有不義其君者赤能
久稽誅殺至是乎陳氏失言矣春秋屬辭比事而義
自見故抱遺經者不俟傳可究終始也赤挾戎逐羈

奔陳原仲為是來也而友報之義定而伐戎意者徵故焉赤殺其大夫恐魯人有詞于已也黄東發曰魯伐戎曹大夫之不與赤者預其謀故赤殺之然則殺無罪著明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齊嘗列宋上然宋徐為界視魯尤近志于伐徐故先宋以正名宋齊皆人而公會何也在禽父時徐戎並興間魯則是黨也魯侯春為曹故伐戎而曹殺其大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侯將朝而虞不敬故以伯姬先盍自貶之詞趙子常以爲始此陸淳曰公及伯姬皆失正㕘議云曹地當杞魯之中杜自違其說又曰魯地非也左氏曰天子非展義不廵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此齊初主盟陳鄭服也穀梁子謂于是而後授之諸

今懷慶濟源縣原城本周畿内大夫采邑仲以王命仕為陳卿故不名夫天子三公比隆于諸侯春秋有名者矣

冬杞伯姬來

譏以夫人與國事也婦人無外事故内言不出春公會杞姬于洮冬杞伯來朝為國不以禮而使婦人往來其間非歸寧之義矣

莒慶來逆叔姬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幽盟衛侯不至魯衛兄弟之國齊將使魯說之歸也蓋齊桓之懐柔庶幾不假力矣戴溪以為謀伐衛夫伐則伐謀則謀何待三月而齊始伐衛乎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衛不修命詰而急與齊戰齊稱人將卑師少也季明

德曰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名伯廖賜
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耳如此則事關天下
之故莫有大于此者伐衛之兵乃昭二十三年晉人
圍郊之類而齊又莫能得大義者也然圍郊時有劉子
單子子朝之亂經皆備書而此獨畧焉何所張本而見
其討子頹之師哉且五大夫作亂因蘇氏奉子頹伐王
不克宜如葬景王后王室亂之辭書亂蘇子奉子頹
奔衛衛師伐周立子頹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辭書

大夫則郤子固亦信傳耳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子蘧篨嗣是爲文公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諸侯書救始此善之也趙子常曰齊侯以莊能師故

請公自將以爲師而齊人宋人屬焉桓公可謂善用

諸侯者矣

冬築郿

臧孫辰告糴于齊

公子彄食邑于臧因爲氏也辰僖伯曾孫何不言使魯臣出使據經皆不稱使公羊以爲辰之私行非也穀梁子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内之無外交也信乎曰國有常經一夫不耕則有受其饑者矣周官倉人藏粟旅師聚粟遺人委積之政以待凶者國各爲政可也他國之荒即欲歸粟勢亦烏能徧哉移民則有定域有成

主移粟之策獨有通糴耳況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豐年補敗而已若惠而費詎足為常經也秦人汎舟之役亦從其乞糴耳按魯語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此桓公之伯度故其申明天子之令曰無遏糴而已然則歸粟者可以為美名而不可以為實事也若大臣治國之譏胡傳備矣急而告糴亦不可無故左氏曰禮也獨屬辭而觀築郿新廐前後列之

非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趙子常曰内女卒日此何以不日降于夫人也非夫人何以書以恩録也國亡君死叔姬待盡于酅正也魯人弔其喪會之喪禮也明臣妾之道叔姬不以國亡而虧婦行推親親之義魯人不以紀滅而薄姑姊妹之恩見人道始終之爲也策書之體存而得失著矣

敢叛矣及者穀梁曰以大及小何休遂言諸君邑防

臣邑非也别先後辭别新舊辭云爾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

齊令也齊將降鄣使為聲援成今寧陽境在兖州府北

五十里去鄣逾百里其爲聲援遠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而後克葬非夫人而日葬傳所謂賢而得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大衍推是歲十月庚午朔九月無庚午授時十月庚午朔加時在晝去交分十四日四千六百九十六入食限先天得十四日四十六刻九六二三入食限此逆推法則是失于庚午而盈于辛未日固有夜食者而今復書之法比十八年異矣

司馬之言曰操之爲已蹙矣以是貶桓公云爾胡子之言曰桓不修德而務勤兵是所爲書人以志貶也二氏之以爲貶也皆以爲是齊桓而書人胡子且援獻俘而証矣夫將卑師少例稱人安知夫伐山戎者自齊人而命獻俘者自齊侯乎獻俘之失伐戎之功自不相掩也孔子嘗有微管之嘆而今乃責其伐山戎也是不過矣乎夫名公之後周之分子也縱其戕賊以失王貢此何異出其愛子與賊而曰吾姑修德

恩乎或諸以爲覘乎春秋謹而志之觀屬辭者可以知義矣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桓公所賴以服諸侯而成伯功者莫親于魯親來獻捷與魯爲好也據春秋來奔喪會葬不月獻捷月異其事也左氏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

別是齊之穀邑魯與齊襄曾會其地而蕭叔就朝焉不名小穀又可改小穀為穀城乎尊王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則小穀魯地也元吳立夫曰明復魯人考此當矣豈有伯主自城其邑而可出令役諸侯者哉孫氏前范甯已謂魯邑是明徵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于是齊請會于諸侯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梁丘宋地穀梁傳曰梁丘在魯郲之

閭去齊八百里今兖州金鄉縣界内古昌邑西南即宋緡邑之西界也張主一曰齊侯不以伯主自居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慶父同母弟莊公庶弟也爲卿故稱公子曰卒莫其以恤典也左氏公羊謂季子殺之或謂汪仲裕曰牙乃叔孫氏之祖距公薨時尚一月苟以是誅牙則慶父何爲尚執國柄且書法全不寓微意牙實自卒

爲太子左氏又以子般爲孟任所生亦非古者諸侯夫人無子則先立右媵子又無子乃立左媵子以次而降若孟任生子般則不得比于諸媵尚未知與僖公等否焉得先閔公乎超閔僖而立何以服慶父之心哉子般雖非慶父所欲立然于次不敢輙亂之故季友欲以死奉般耳曾殺未逾年之君者卒輒不日在文公時子卒其例也子般與子野同日何以明其殺頃季明德亦同疑此但不信公羊既葬不名之説

主齊履謙子卒不名者爲闕文以文襄即位在僖成未葬時而不名不知卒可書子某即位不可稱子某也而經無徵文哉然則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考經亦不足信矣

公子慶父如齊

于是慶父如齊欲謀自立也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是時桓公主伯茍慶父而實使人弑子般焉敢如齊哉哀姜預聞子弑猶不敢奔齊卒因討

而謚况慶父乎然則子般之卒非殺也

狄伐邢

此狄入伐之始狄在今真定縣以南古中山連亘順德府平鄉縣在衛之北邢又當其東北二面之衝邢姬姓侯爵周公庶子所封國今順德邢臺縣古襄國

春秋明志録卷三

春秋明志録卷四

明 熊過 撰

閔公

莊公庶子名啓方九歲即位二年謚法在國遭難曰

閔

元年

春王正月

慶父欲伐子般哀姜疑預謀矣如齊以請魯之大臣

亦必有聞馬者閔本叔姜之子法應次立遂擁之以絶慶父之望事在先君之年故逾年正月不書即位左氏以為亂是也胡氏以周官大宗伯職喪所掌定不書即位之意非春秋據事直書之旨矣

齊人救邢

據外救不悉書書救邢予伯者以救中國也狄伐邢至是踰時以疆埸相隣故兵連不解救邢以從簡書葢管仲之意也或謂齊不急邢欲道衛疆歆以能畏

鄭戒過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公始受盟于伯主也凡受盟伯主恒稱及避外辭也落姑齊地齊人既立其所出乃使魯人以其意請復季友閔公親至齊地受盟而後使召諸陳以慶父在也胡氏謂國人思得季子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夫慶父主兵威行於國季子之復若非齊桓風旨

誤信之豈魯人不名季子之義乎

冬齊仲孫來

慶父叔牙之弟也于次為仲孫去年十月如齊未歸係之齊魯人見桓公容隱奇衺不為除害在齊已久視之若齊人不曰來歸曰來惡其人懼其歸也若仲孫湫則何以不稱使胡子曰畧其君臣之常辭見桓公使人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夫春秋之使臣者于天王得十有一于列國得三十有四豈盡軌于

忠禮者而何以書也趙子常曰吾君幼不以賓禮接季子以兩臣相見故不言使且不名夫不以賓禮接吾事也何與于齊而遂沒其使且不名乎或曰仲孫之來比于無上事者猶曰不知何故而至也則幾乎窺垣之盜而不知仲孫之為慶父也其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是也左氏附為齊欲取魯而覘之既不知桓公又不察事實之不可行也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氏族譜土地名缺不知所在趙企明謂今沂州當齊魯之閒魯附庸也按今沂州北境沂水流其東南者漢置陽都謂古陽國東踰沂水為中丘南為費西為蒙陰北為蓋在齊穆陵關南東南即魯防邑則陽都四面皆魯地矣唐孔氏以與宋人遷宿文同然宿介于宋魯魯侵宋宋疑宿附魯故遷之今齊閒魯亂不假疆埸之事遷人附庸以

自封殖異乎宋之自遷附庸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書吉者非吉而以為吉也魯人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閔之元年已吉服矣以為未三年者皆是也禘者禘始祖自出之帝以東向而始祖配合食其前焉禮也禘義有二今兹之禘范杜以為新者入廟故當祧矣合祭以審禘其昭穆是矣于莊公者逸禮有禘于太廟篇名則

禘必于太廟以合焉王者所自出無廟則宜于太廟
追配魯頌言皇祖后稷且有閟宮文王廟焉止應始
祖周公禽父配以所出之周公也禽父封魯周公拜
乎前魯公拜乎後故周公魯所自出是諸侯之宗國
魯之有廟也文雖稱受命而終為追王之王禽父以
始封立四親廟以諸侯而祖諸侯非若鄭祖厲王也
羣公合食是禮兼禘祫以之名禘固已失實不但僭
也又禘于祔廟而不于太廟則以尊就卑益非道矣

不稱宫就祀祔主非宫廟也然則禘可乎魯之禘非禮也諸侯祫于太廟及其無廟之主耳無所自出也非無所自出不敢宗天子也趙企明言諸侯不得郊禘而得祫禘譏諸儒不稽其義而惑其名企明蓋不精於五年殷祭之說也魯之禘非禮也蓋不可勝書書其失之失者以見義耳或曰吉禘莊公者是時慶父以桓公庶子有覬覦之心焉而閔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于次應立故夅羣臣特舉此禘以示莊公功

說非也穀梁子曰不以齊侯使高子劉敞難之曰尊有功之臣不使繫其君非春秋之義也而胡子尚仍公羊之陋曰權在高子以為賢之是何以語大易無成有終之旨哉然則柰何曰春秋之詞微而婉則高子嫌于專故不書使以成之主人習其讀是亦高子有罪焉高子之罪柰何不能先決乎桓公也高子可謂賢矣而抑之抑高子為後世防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言滅按經文止書入耳若實伐而戰戰而後入書法雖舉其重亦應少別況實未滅乎趙子常謂衛人立戴公以廬于漕齊侯使公子無虧戍之故不言滅非也詩載馳歸唁衛侯弔其失國而已非滅也而曰言至于漕則衛侯在漕按衛女泉水之詩亦曰思須與漕漕衛邑近者在今滑之白馬故詩擊鼓以土國城漕并言夫避狄不踰其境安得為滅乎顧以懿公敗不知其終戴公又歿兵喪相仍未能繕完城邑

乾隆御覽之寶

邑所賦而水經指為中牟清陽亭則高克所帥乃一邑之人耳邑不過四井三十二家經文曷為以師言而屬之鄭耶鄭師不過四百乘而輕棄之如此鄭文之闇也